

绣像 西湖佳话新编

西湖文化博览丛书

钟高渊 选编



杭州出版社
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

绣像 西湖佳话新编

西湖文化博览丛书

钟高渊 选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杭州出版社
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绣像西湖佳话新编 / 钟高渊选编. —杭州: 杭州出版社,
2000.9

(西湖文化博览丛书)

ISBN 7-80633-228-6

I. 绣... II. 钟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0) 第37812号

绣像西湖佳话新编 (西湖文化博览丛书)

著 作 者 钟高渊 选编
责任编辑 董炳新
美术编辑 李 莎
插 图 王 建
封面绘画 刘国辉
装帧设计 杭州大地广告企划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
社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286号 (邮编: 310003)
电 话 0571-5066305 (编辑部)
0571-5066612 (发行部)
印 刷 余杭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地 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勾庄 (邮编: 311112)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字数 22万 印张 10
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7-80633-228-6 / G · 129
定 价 21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请向印刷厂调换



杭州的文化名片

——“西湖文化博览丛书”前言

一

建经济强市，
创文化名城。

二

经典西湖，浪漫人文，自古多情美天堂；
传奇钱塘，创业乐园，至今锦绣新杭州。

三

精心策划、精致编印的文化食粮；
文图结合、文情并茂的大众精品。

四

看西湖天下景，
读杭州新版书。

五

杭产名品岂只是丝茶伞扇？
西湖特产且还有博览丛书。

六

好山好水皆是人创造，
美文美诗全由情中来。



七

三秋桂子，花香和书香共沁心脾，
千顷江潮，涛声与书声同入胸怀。

八

杭州人馈赠的文化名片，
外地人旅杭的审美向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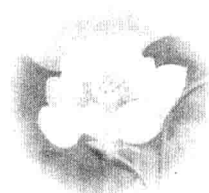
九

请捎走西湖山水对你的一片情意，
请留下你对杭州建设的点点建议。

编者

目 录

杭州的文化名片 ——“西湖文化博览丛书”前言		1
苏小小魂断西泠桥	钟 戎	2
花非花 雾非雾	牛不也	14
鱼之悟	潘庆平	38
石竹赋	赵遵生	52
刘仲甫钱塘奕群雄	林 峻	76
砖街巷柳永填词	谷斯范	96
只有香如故	公冶子	118
佛门净土	薛家柱	134
宰相与蟋蟀	朱建民	150
风波亭岳飞全忠	张 效	168
怎一个愁字了得	徐家麟	190
寂寞梨花落	天 马	198
孤山梅魂	项冰如	216
吴敬梓游湖酿大祸	董炳新	238
李渔巧计救女伶	华 光	258
芸窗梦断	谢鲁渤	276
倦倦游子归	张晓明	292
秋月夜曼殊悲歌	蔚 江	306
后记		317



目 录

杭州的文化名片 ——“西湖文化博览丛书”前言		1
苏小小魂断西泠桥	钟 戎	2
花非花 雾非雾	牛不也	14
鱼之悟	潘庆平	38
石竹赋	赵遵生	52
刘仲甫钱塘奕群雄	林 峻	76
砖街巷柳永填词	谷斯范	96
只有香如故	公冶子	118
佛门净土	薛家柱	134
宰相与蟋蟀	朱建民	150
风波亭岳飞全忠	张 效	168
怎一个愁字了得	徐家麟	190
寂寞梨花落	天 马	198
孤山梅魂	项冰如	216
吴敬梓游湖酿大祸	董炳新	238
李渔巧计救女伶	华 光	258
芸窗梦断	谢鲁渤	276
倦倦游子归	张晓明	292
秋月夜曼殊悲歌	蔚 江	306
后记		317





苏小小魂断西泠桥

HUSHAN CENG MAIYU
HUSHAN CENG MAIYU

钟 戎

南齐时，钱塘（今杭州）西泠桥畔一户姓苏的人家生下一女，取名小小。这女孩长得眉清目秀，聪慧过人。父亲吟诗诵文，她一跟就会，亲戚朋友都夸她长大后必成为才女。

小小六岁时，父亲不幸病故。为了生计，小小的母亲忍辱为妓。几年的精神折磨，使她身心交瘁，小小十岁时，母亲竟一病不起。临终时，她把小小托付给贾姨妈：“我的心是干净的，但愿小小莫负我！”

几年过去了，小小已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。小小从小喜爱读书，虽不曾从师受学，却知书识礼，尤精诗词，信口吐辞，皆成佳句。小小还酷爱西湖山水，她将自己住屋布置得幽雅别致，迎湖开一圆窗，题名“镜阁”，两旁对联写道：“闭阁藏新月，开窗放野云。”

每天，小小总在西泠桥畔散步，眺望涟涟碧波、点点水鸟，她会情不自禁地吟诗放歌，倾吐心中的情愫。那时的西湖，虽然秀美，但还未经人工开发，山路曲折迂回，游览辛劳，她便请人制作了一辆小巧灵便的油壁香车。坐着这车，可以去远处。

车子灵巧，人儿娇美，穿行于烟云之间，恍如神女下凡。沿路行人议论纷纷，啧啧称奇，猜不出她是何等人物。苏小小旁若无人，一路行一路朗声吟道：

燕引莺招柳夹途，
章台直接到西湖。
春花秋月如相访，
家住西泠妾姓苏。

苏小小的名声传开了。豪华公子、科甲乡绅慕名而来。僻静的西泠桥畔顿时热闹起来。小小原想以诗会友，



交几个酷爱山水的知己，不想来访者多是些绣花枕头烂稻草，衣冠楚楚的蠢才，十有八九被她奚落出门。钱塘城内巨富钱万才数次登门，愿以千金娶小小为侍妾，也被小小拒绝。钱万才失了面子，发狠道：“你有才貌，我有财势，惹恼了我可要小心！”

贾姨妈劝她：“不妨寻个富贵人家，终身也有了依靠。”

小小道：“人之相知，贵乎知心，岂在财貌？！更何况我爱的是西湖山水，假如身入金屋，岂不从此坐井观天！”

贾姨妈担心小小母亲留下的积蓄用尽，将来生计无着。小小说：“宁以歌妓谋生，身自由，心干净，也不愿闷死在侯门内。”

贾姨妈叹息道：“姑娘以青楼为净土，把人情世故倒也看得透彻！”

如此又过了几年，母亲的积蓄终于用完。小小二话不说，操琴谋生，顿时成了钱塘有名的歌妓。

冬去春来，莺飞草长。一日，苏小小乘油壁车去游春，断桥弯角处迎面遇着一人骑马过来，那青骢马受惊，颠下一位少年郎君。

小小也吃了一惊，正待下车探视，那少年郎君已起身施礼。小小过意不去，报以歉然一笑。

这郎君名叫阮郁，是当朝宰相阮道之子，奉命到浙东办事，顺路来游西湖。他见小小端坐香车之中，宛如仙子，一时竟看呆了。直到小小驱车而去，阮郁才回过神来，赶紧向路人打听小小的来历住处。当他得知小小出身于妓家时，不禁叹一声：“可惜。”

阮郁回到住处，小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眼前，茶食无味，辗转难眠。他想，既是歌妓，与她相识一番，也是人



生乐事！

第二天一早，阮郁骑着青骢马，叫人挑着厚礼，径直来到西泠桥畔。

恰好贾姨妈出来，阮郁道：“晚辈昨日惊了小小姑娘，容我当面谢罪。”贾姨妈见他不像一般王孙公子气盛无理，便进去通报。

小小因游湖劳累，今日一概谢客。她倚在床边，不知怎的，总想起昨日遇见的那少年郎君。忽听说此人到来，心中一喜，说：“请。”

阮郁斜穿竹径，曲绕松廊，转入堂内。小小从绣帘中婷婷走出，四目相视，双方都暗含情意。

阮郁英俊潇洒，举止文雅，言谈中对西湖山水赞不绝口。小小道：“你既爱湖山，请到楼上镜阁眺望。”

镜阁墙壁上贴着小小书写的诗，阮郁念到“水痕不动秋容净，花影斜垂春色拖”时，不禁叫好，对小小更添了几分爱慕之心。

阮郁沉吟片刻，依韵和了一首。小小知他是有才之士，便叫侍女摆开酒肴，两人对饮起来。

阮郁本是风流才子，此刻面对美景，趁着酒意，随口吟出不少佳句。小小更是喜欢，停杯抚琴，曲调悠扬缠绵，传递着眷恋之情。

此后一连几天，小小和阮郁都在断桥相会。一个驱车前往，一个骑马相随，沿湖堤、傍山路缓缓而游，好不快活。

贾姨妈见小小和阮郁一见钟情，很是高兴，夸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小小说：“他是相国公子，我是青楼歌妓，知人知面难知心啊！”

等阮郁又来，心直口快的贾姨妈当着小小的面，问阮郁会不会变心。阮郁紧执小小的手，指着门前的松柏



道：“青松作证，阮郁愿与小小同生死。”

小小与阮郁来到西泠桥头，正当夕阳西下，飞鸟归巢之时，周围一片静謐，小小激动地轻声吟道：

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。

何处结同心？西泠松柏下。

当夜，由贾姨妈作主，两人定下终身。之后，选了个黄道吉日，张灯结彩，备筵设席，办了婚事。

阮郁成婚的书信送到家中，阮道气得差点昏倒：堂堂宰相之子娶了歌妓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！但山高水远，一时又奈何不得。

阮道老谋深算，强按怒火，写了封信，连同一份厚礼，派人送至钱塘，交给阮郁。信中写道：小小既是品貌双全的才女，他并不反对这门婚事。还提醒阮郁不可贪欢于夫妻之情而荒了学业。阮郁、小小见阮道说得通情达理，才放下心来。

过了些时日，阮郁又接到家书，说阮道因受风寒卧床不起。小小急忙打点行装，催阮郁回去探亲。

阮郁赶回家中，见父亲安然无恙，不由奇怪。阮道怒骂道：“你被贱女迷住心窍，我不略施小计，你如何能回来？”不由阮郁分说，命家人将他关进书房。阮道又作主，为阮郁另择名门闺秀。

阮母道：“等你完了婚事，取了功名，再娶几个侍妾，也非难事，想那姑娘也不会怪你失信薄情吧？”阮郁低头不语。

小小自阮郁去后，整日足不出户，左等右等总不见阮郁的信息。“夜夜常留明月照，朝朝消受白云磨。”小小只能吟诗以解愁闷。



春去夏至，小小才接到阮郁的信。只见她脸色苍白，双手微颤，眼里噙着两滴泪花，良久，才吐出一句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入夜，小小独自关在房中，饮一阵酒，抚一阵琴，间或抽泣几声，直到深夜才没了声响。贾姨妈放心不下，破门而入，小小已醉倒在床上，泪水湿透了枕巾。

清晨，小小摇摇晃晃跨出家门，来到西泠桥上，望着湖上娇艳的荷花独自出神。贾姨妈跟了出来，扶住小小：“男女之情往往薄似烟云，短似朝露，你千万要想得开，身体要紧。”小小似答非答道：“我的心是干净的！”

从此以后，小小脸上少有笑容，性情变得更为冷峻孤傲，接待客人，言语之间更多调侃的冷笑。不想，倒反而传出个“冷美人”的名声。

小小对山水的痴恋未变，只不过，她不再到热闹的景区，而专去人迹稀少之处。这一日，时值深秋，她来到红叶满山的烟霞岩畔。忽然，前面传来“叮当”凿石之声，她正要避去，那边有人喊骂，争闹起来。小小循声寻去，迎面是一个形如石屋的大石洞，一群凶神恶煞的家丁挥着皮鞭，正在殴打几个石匠。

小小心中不忍，喊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为何打人？”家丁见小小仪态非凡，弄不清她是何等人物，停声道：“小人奉我家老爷之命，在此督促石匠完工！”原来，富豪钱万才为了讨他老娘欢心，在这石屋洞壁上凿刻石罗汉三百六十五尊，以示他老娘天天敬佛、求取保佑之意。老娘七十寿辰将临，而石罗汉尚未完工，所以家丁赶来催促。小小见石匠们衣衫褴褛，疲惫不堪，便向家丁求情，宽容期限。

钱万才正巧赶到，他冷言道：“苏小小，你过去不卖我的面子，今天倒要我赏脸！”小小道：“敬佛，心诚则



灵，何苦难为这些匠人呢？”

钱万才奸笑道：“你便是我的佛，你若肯跟着我，我便依你，如何？”说着，来搂小小。小小怒极，顺手给他一个巴掌：

“佛面兽心的无耻之徒！”

钱万才暴跳如雷，一边喝令家丁动手鞭打匠人，一边抓过一条皮鞭扑向小小：“身为妓女，才是无耻，今天我非要叫你尝尝我的厉害！”

“住手！”突然山坡上跳下一个人来，“以势欺人，你眼中还有王法吗？”钱万才定睛一看，来者是一贫寒书生，手一挥说：“我的鞭子就是王法，给我打！”家丁们一拥而上，鞭子劈头盖脑地向那书生飞去，却不料家丁们手臂一阵酸麻，落下的鞭子纷纷向四周甩出。还没等家丁弄清是怎么回事，脚底被什么一绊，一个个都跌倒在地，他们翻

身爬起，又向书生扑去。那书生身形一矮，双拳齐出，一阵风似地又把一群家丁打得瘫倒在地。家丁们这才领教，那书生的武功好生了得！鼻青眼肿的家丁们哼哼着，再也不敢动弹。钱万才的气焰顿时减了大半，但他还扬着鞭子，“哇哇”乱嚷。书生一纵身，跃到钱万才身边，伸手捉住他的手臂，钱万才痛叫一声，撒鞭瘫倒，连喊：“英雄饶命！”

书生微微一笑：“命，你只管向你的佛去要，我只要你不难为匠人，让他们安心凿完，如数付给工钱！”“遵命！遵命！”钱万才连连点头应允。“还有，你也不许难为那姑娘！”书生的手提了一下，钱万才杀猪般叫了起来：“一定！一定！”书生这才放手。钱万才带着家丁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石匠们向书生拜谢，书生道：“你们雕刻出如此精细的石罗汉，为湖山增色，我能饱此眼福，倒该谢你们呢！”

小小从没有见过如此豪爽仗义之人，不由大为敬慕，忍不住上前道：“钱塘苏小小，拜谢先生相助。”

书生回礼道：“学生鲍仁，久闻姑娘芳名，今日相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小小道：“如无不便，请到寒舍一叙。”鲍仁爽快地答应了。

小小家门前已等候着许多富家子弟，香车一到，便你请我邀，争闹不休。小小道：“我今日已自请贵客，诸位请各自便。”

小小请鲍仁直入镜阁，亲自斟酒道：“先生文武双全，心胸磊落，为何不去报效国家呢？”

鲍仁道：“动乱之际，有力难效，何况我是将功名视作草芥的！”小小道：“有为民作主之心，则英雄有用武



之地。倘不能如愿，再复归山林浪迹江湖为时未晚！”鲍仁道：“我恃才反愚，经姑娘轻轻点拨，茅塞顿开。只是我饥寒尚且不能自主，功名二字从何说起？”“先生如不嫌弃，我愿助你赴京都应试。”小小取出百两银钱交给鲍仁，鲍仁慨然收下，深深一揖告辞：“姑娘之情，深于潭水，我鲍仁永生不忘。”

“小小在此静候佳音！”

言毕，小小亲自送鲍仁出门。

鲍仁去后，钱万才放出流言蜚语，百般诋毁小小。小小对贾姨妈说：“任他倒尽污水，不能伤我一根毫毛！”贾姨妈道：“总要防着点才好。”

转眼到了雪花纷飞之时。上江观察使孟浪途经钱塘，他久闻苏小小盛名，便叫了一只楼船，派人去唤小小来陪饮助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差人禀报，小小被人请去西溪赏梅了。孟浪十分扫兴。

第二天，差人早在苏家候着，一直等到深夜，小小喝得酩酊大醉被侍女扶了进来。差人又去回复，孟浪很是恼火：“如明日再推三推四，决不饶恕！”

第三日，差人再去，侍女说姑娘醉卧未起。差人发急道：“再不去，孟老爷要给她颜色看了！”小小在里间听见，理也不理。

孟浪闻讯，勃然大怒。他少年得志，本不把个妓女放在眼里，如今连连碰壁，便摆出威风，要让小小吃点苦头。

孟浪便与县官商量。这县官老爷是钱万才的舅舅，对苏小小早已怀恨在心，现在上面有人出头问罪，自然照办。

县官派差人传唤小小，速到孟观察使船上赔罪，而且必须是青衣蓬首，不准梳妆打扮。贾姨妈怕小小惹祸吃

亏，劝她屈就应付。小小道：“这班狗官老爷，我与他们毫不相干，有什么罪可赔！”正说时，差人“呼呼”地打上门来，贾姨妈和侍女们吓得发抖，小小坦然道：“也罢，我去走一趟，省得家中不安宁。”临行前，她从容地梳妆打扮了一番。

孟浪邀了府县宾客在船上饮酒赏梅，忽听苏小小来了，赶忙正襟危坐，盘算着给小小来个下马威。随着一阵麝兰香味，小小如仙女般飘进船来。满船人都被小小美丽的容貌、冷峻的神态震慑住了。静寂了好久，孟浪才干咳一声道：“苏小小，你知罪么？”“我是烟花中人，哪里知道老爷们会对我如此厚爱，三请而不敢来，竟成大罪？”只一句话，孟浪便无言以对，只得威吓道：“你要求生，还是求死？”

小小调侃道：“爱之则欲其生，恶之则欲其死，全在老爷手中，我怎能自定？”孟浪不禁得意起来：“利嘴巧舌，并非实学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真才如何。”他要小小以梅为题赋诗。

小小不假思索，信口吟道：

梅花虽傲骨，怎敢敌春寒，
若要分红白，还须青眼看。

诗意隐含眼前之事，且又不卑不亢，孟浪不由暗暗折服小小的才智。他性子虽烈，倒还有几分惜才之心，他见小小楚楚动人，便息了怒气，搀过小小，邀她入席。县官在一旁冷笑，他受钱万才之托，早就想加害于小小。

酒宴直到天明才散，孟浪启程。县官立即派人在归途中将小小截住，并以借诗讽喻、藐视朝官、殴打唆使罪判小小入狱。